

考学堂

(小说)

■王启生

 黄山是我堂哥，我伯父的第四个崽。我伯娘那年大年三十度饭可能吃饱了点，捂着大肚子，坐岁也不坐了，就去睡觉。睡到半夜肚子痛，大年初一，黄山就生下来了。所以黄山每年过生基本废了，大年初一，家家团聚，哪个帮你来做生嘛？

 黄山比我大一岁，发荣时跟我一起，所以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同学。从小学到初中，我们一直一个班，我们的成绩一直都在学校遥遥领先，那时候说起读书，大家都晓得有个“二黄”。

 黄山强于数学，我强于语文。我伯父、我爹他们有四兄弟，伯父生了黄山他们四兄弟，所以黄山有次跟他爹说，我们家有八兄弟，打架怕哪个？话有说完，伯父啪地给了他一个大拐巴：“蠢得肩牛屎！”

 四加四是等于八啊！黄山委屈得很。

 初三时，黄山和我参加预选考试，然后考中专。

 那时候考中专，都是学校的尖子生才有资格。先要预选，选上去，才能获得角逐中专的门票。考试之前就填志愿，分四类，大约是工商财、农林水、师范等几类。每一类分数线不一样，大约师范分数最低。因为不能晓得能考个什么成绩，都打懵懂鼓，我填了工商财，大约是娄底一个什么供销学校。黄山填的株洲一个化工学校。那时候的愿望很简单，只要能考上，从此就跳出农门，叩国家粮。

 那时候，黄山的三哥黄河读书也飞得起，就是外语不太行。本来他也是考中专，最后成绩没上，去了四中读高中。伯父家两个书包，可以想象经济压力多大。

 考试成绩出来，黄山超过工商财一分，我少了两分。但是我们志愿各自只能填一个学校，所以尽管我超过师范类七八分，却走不了，只能灰溜溜地去读高中。

 那一年的暑期，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日子，少年时代的第一个挫折来得那么猝不及防。特别是看到村里的人都去祝贺伯父伯母，伯母每天笑逐颜开帮黄山买皮箱、买白色的跑鞋，准备开学送黄山去株洲读书，我就很难过。黄河那时候读高一了，就来我家耍，劝我：“没多大事，继续读书就是。”是的，他也是中专的落榜生，感同身受。

 我的分数尽管超过县里最好的高中一中分数线十七分，但我那时候填了六中，因为听说六中食堂的生活水平在所有高中里面是最好的，所以我吃货的本质那时候就有所显露。那时候，我们读初中，来要自己带去，餐票分两种，白餐票和红餐票。白餐票就是每餐只打一坨饭给你，红餐票就是还有菜。我是吃不起红餐票的，每天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酸萝卜，偶尔会炒点豆腐带学校去打牙祭。食堂的师傅仁慈的时候，会将洗锅水加几颗葱花，倒在一个盆子里，我们中午就还能有点汤淘饭呷。

 但是，我也不知道，六中的伙食好其实也是一个江湖传说，那时候的高中食堂生活水准都是那个样子。每天不是白菜就是南瓜，食堂师傅煮好，还要用锅盖盖住，大约是怕冷却了。他不知道，这一盖，连蔬菜那点新鲜都给闷没了，吃起来就有一种怪味。吃饭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打哇，干呕，但是没办法，必须得呷，怕饿肚子。

 这个时候，黄山给我来信了，讲在株洲中专学校所见所闻，都是一派新鲜和美好，那么新奇。从我们那个闭塞的乡下初中，他突然来到都市，所有的世界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子。我拿着信，靠在教室外的柱子边慢慢地读，一边读，一边眼泪就流了下来。有同学经过，很好奇我怎么哭了，我只有擦擦眼睛，装作是进了沙子。

 寒假里，我们都回家了。黄河和黄山在家享受两种完全不同的待遇。黄山靠在火炉边，与村里一些人玩牌，或者用录音机放音乐，声音开很大，摇头晃脑。他还留起了长发，深毛贼样，穿带毛领的黑皮衣，很城市的样子。黄河则被伯母吩咐要么去塘里担水，要么到禾坪上做藕菜。寒风呼啸，黄河冷得索索抖抖，捡煤的手冷得通红。我娘看不下去，把他喊到我家烤火，帮他把煤一坨坨捡好。

 黄河第一次参加高考，那时候还没有文理分科，大约也是分四类。他数理化飞得起，因为外语不行，差了几分，没考上。这一点我佩服伯父伯母，在屋里经济困难的情况下，依然让黄河去复读。但是，第二年，还是差了几分，还是外语不行。伯母也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趁着库宗桥的下江婆来村里，问了仙。钱纸烧过后，刚才还有说有笑、红头花色的仙娘婆浑身一颤，倒在地上，牙齿咬得铁紧，面色僵白，粗声大气地说：“你说你屋老三，每次考试，我们大人有费力吗，考试时候我们都在他后面看，那些豆芽菜我们又看不懂。他考着还睡觉了，我还推了他的手。”

 黄河不再复读，像那时候我们家烤火一样，不愿把后半生的命运交给土地、天天跟在牛屁股后面终极一生，于是选择了南下打工。伯父伯母再也没有劝阻。

 然后我高三了。我语文一直学得好，但是数学不行，到高二的时候，我几乎放弃了学习数学。因为那时候文史哲不考数学，我就奔着读文史哲。但是，等我们高二快结束，要分四类决定高三读哪个班时，国家政策突然调整了，开始分文理两类，不管哪一种都要学数学。我欲哭无泪。

 高三那一年，我几乎天天和数学在“谈恋爱”。它虐我千万遍，我还要待它如初恋。我只有捡起数学书，从高一的基础知识学起。我旁边坐着的女同学姓汪，读书好下饭，课间十分钟上厕所都会不得，但成绩不怎么好，数学却比我好。于是我每天抓住她问题目，学习成绩居然开始突飞猛进。我后来师专学的中文，她复读一年，也考进我们那所学校，满以为她会选择数学系，谁知道她竟学历史，差点跌掉我的眼镜。这已是后话。

 高考的时候，第一堂考语文，我信心满怀。这是我的强项嘛。我那时候的作文还保持着被老师当范文读的优良传统，我还是学校文学社第一届社长。文学社成立的时候，我和老师们都端坐主席台，下面几千学生黑压压地望着我，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居高临下让人仰望，紧张、新鲜又不爽，膨胀得不要不要。但是，当高考语文卷发下来，我就慌了神。前面几道题，不是选拼音有错误的一组，就是成语有错别字的一个，我傻了眼。尽管我的作文水平不错，却一直没有做这种基本功的训练，老师帮我们复习的时候大约也讲过，我只是没有当回事，懒得复习这些繁琐枯燥的基本东西。

 然后看作文题，什么？居然不是我们训练了三年的议论文，似乎是说一个学生在校园捡到一把钥匙交给了教导处，然后学校广播站要进行广播，要我们写一篇广播稿！这玩的套路根本不在我们的频道上啊，我完全傻逼了。

 我第一堂语文卷下来，如果那時候有相机把我拍下来，应该是面色苍白、两眼呆痴。我晓得语文考砸了，都没有信心接着考试了。特别是听说上午考语文时候，一个复读四届的学生因为夹带，被巡考老师发现，被取消考试资格，那个学生嚎啕大哭。我想起了黄河，难道我也会重复他的命运？

 下午考什么不记得了，似乎是题目比较容易，我找到了感觉，做得很顺。第二天上午考数学，本来心里又紧张起来，但是试卷发下来，扫描一下，发现居然大部分自己会做，开始收拾回了信心。

 等待成绩的那段时间非常煎熬。我白天跟随爹娘“双抢”，用繁重忙碌的劳动驱赶自己的焦虑，晚上一个人疲惫地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。黄河在广东打工，在一个招牌厂做事，因为人聪明，又呷得苦，所以老板很器重。他人也合适，身边有朋友帮助，所以越做越好。后来老板让他做外贸的单子，黄河苦学英语，居然可以直接和老外谈生意了。黄山也中专毕业了，分配到我们市里的钢管厂开始上班，正式叩国家粮了。我那时候一颗红心两手打算，考上，当然欢喜，没有考上，就去投奔黄河。我的心思没有跟爹娘说，他们看我每天不说一句话，怕我思想负担重，担心我最后像鸭渚河对面的张某一样，没考上大学最后疯了。他们更加不敢跟我重申说一句话，只能跟我以前的小学班主任说说，寻求帮助。这些也是很多年后我的这位老师跟我说的。

 高考成绩出来，祖宗保佑，我上了大专线！成绩单要去六中拿。我爹骑着单车，送我去县城搭车去六中。我坐在单车后，感觉空气中的阳光都是甜的，平时看起来那么烦闷的采苗也是绿油油的可爱。风从我的耳边呼啸而过，我们在田间穿过，从武水桥上横过，从西渡老街的树荫下驶过，世界开始也为我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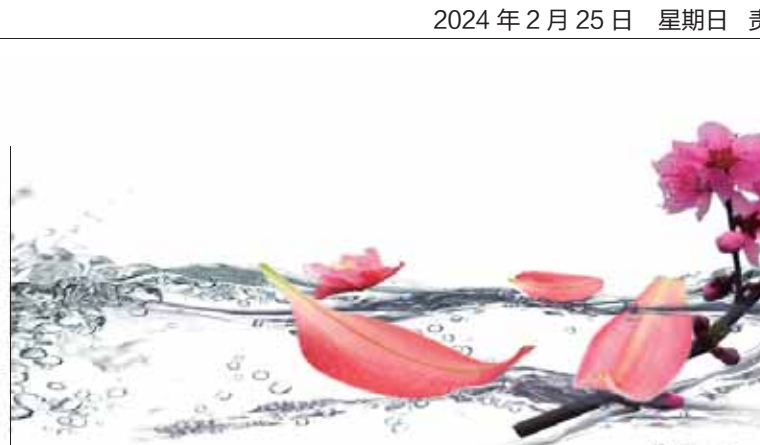
 感谢师院，我尽管高考语文150分的题目只考了70多分，但是还是按照我的志愿让我进了中文系。

 黄河在厂里成了顶梁柱。后来，他与身边几个同事集体辞职，合伙开起了一个招牌厂。因为有现成的客户关系在，所以生意一下子就上了路，越做越大。

 黄山进了钢管厂，每天上班进车间，下班睡集体宿舍，生活平平淡淡。最主要的是，工资也不高，后来慢慢地，工资也开始拖欠，发不出了。厂里的一些年轻人开始停薪留职，往广东等地方跑了。

 几年后，我毕业了，分到了一个高中教书。黄山还是下定决心停薪留职，去了黄河的厂子，兄弟开始并肩打拼。后来他们都在广东找了老婆，生了崽，然后把我伯父伯母也接了去。伯父以前是乡村厨师，就在厂里的食堂煮饭，黄河每个月给他发3000块钱工资。伯母天天打牌，黄河就每个月给她2000块钱，她就要得像神仙。

 晓得会将崽的款，当年就对崽好点咯！我娘听说这事后，轻轻地说。她大约是想起了那年的寒冬，一个少年在寒风中抖抖索索捡藕菜的场景。



春水上涨

■石泽丰

 河水是萌动的。在一阵春雷之后，仿佛一夜之间，坦然横亘于大地之上的河床从寂静中苏醒过来，托起春天的雨水，让雨水漫过河滩上的鹅卵石，漫过石头上岁月擦伤的痕迹，犹如以一场盛大的仪式，预备着向新的征程进发。

 春天是一年的开始，草木生发。细雨来了，从天幕中落下来，来到人间，密密麻麻如牛毛。下了一天一夜的细雨没有下够，再下一天一夜，甚至几天几夜，像一个调皮的孩子，带着无尽的乐趣，来来回回奔跑在大地上。好在大地是万物之母，有足够的胸怀接纳，保持着足够的耐心，将它们积成水。春水就这样成群地流进溪沟，从溪沟又流入河床。河床里的水多起来了，开始一点一点儿往上涨，涨至人们的记忆。大家都记得去年春天的模样——春雨下过的模样，年老的长者更记得以前的春天。他们的回忆总是那么满满的，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用话语倾倒，怎么也倒不完，一如这远去的时间，就从来没有割断过。

 我印象中最深的春天是1992年。春节一过，那个名叫石家大屋的村庄正是春意萌发。屋外，雨已下好几天了，还在下，田里的雨水积聚得从田下埂的缺口里争先恐后地挤出，流进放水沟里，然后又顺着沟渠往下挤，如同只有河床才是它们获得新生的空间，如同它们也只有在那里才能真正地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。看到放水沟里的水急促地往下流，我就想到一个词：“打工潮”。对！“打工潮”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热起来的，它裹挟着中国广袤大地上无数的农村劳动力，打破了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双脚不离田地的特征。许多年轻人再也不愿意脱掉鞋袜、打着赤脚跟着父母下田干活了。在本该属于春天播种的季节，他们照样穿着锃亮的皮鞋，准备南下。

 在石家大屋，最先离开那片土地南下做裁缝的是春龙和菊英。1992年是他们去福建打工的第二年。他们离开村庄的那天，雨下得没有停歇。他们把被子捆在一个蛇皮袋里，蛇皮袋外面裹着一层薄膜，两头用绳子扎紧，雨水打不进。他们走出村庄，沿着一条泥巴路走过吃水沟，走了近三百米，走到萨神庙(地名)。在萨神庙等三轮卡车，要坐三轮卡车到县城，再转车。“转什么车？”别人问。桂生爷爷脸上洋溢着喜悦，不厌其烦地回答：“先转汽车，还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哩！”其实，桂生爷爷也没有去过福建，从皖西南山沟里去福建的路怎么走，他也是听自己的儿子春龙说的。春龙在外打工，头一年就刷新了全村人的收入纪录，第一个达到了一万元，他家成了当地首个万元户，桂生爷爷当然高兴。

 全家人一年种田种地种不出五千元收入，在外打工一个人就能挣一万元，看到在外打工比种庄稼强，谁不心动呢？但我的母亲是个例外，我不知道她究

春雨润情

■古德英

 细雨如丝如缕，疏疏朗朗地飘。背后是两扇春联正鲜艳的 门，一对耄耋老人静静地坐在褪了木色的门槛上，不远处，一个小男孩在水沟里放纸船。漫天飞舞的雨沫子浅浅地滚在男孩的脸上、身上、衣襟上，并飘过屋檐，洒在两位老人的颊上、鬓角上。天空灰白色，几里外，群山的苍老色的裙摆和鲜嫩的腰肢被隐隐约约勾勒出来。早春的雨给天地间营造出一种朦胧的意境。 我们无暇顾及老小，平日都是爷爷奶奶带曾孙，或者说是，曾孙带着爷爷奶奶。自小喜爱文学的爷爷奶奶特别喜欢春雨，并经常就此“斗嘴”。 爷爷说：“春雨淅淅沥沥。”奶奶纠正说：“春雨的声音各种各样。有时淅淅沥沥，有时柔若无骨、落地无声，有时又沙沙沙沙，激情大度。都是春雨，但每场的密度和雨量都不同。”爷爷咧开嘴，笑着说：“春雨滴落河面，圈起的涟漪像极了你的肚脐眼。”

 那年惊蛰，19岁的爷爷在河边放鸭。一大群黄黄的鸭崽，像满地滚动的小绒球，游着采萌萌的眼睛，扑闪着翅膀，在浅水滩里畅快地觅食、游玩。17岁的奶奶刚好在河边菜地里割春韭。春雨荡过的菜地，韭菜一夜蹿出一寸，嫩生生、水灵灵的，撩动人的眼眸和味蕾。奶奶蹲身弓腰地忙，后来把御寒的臃肿外衣脱了下来，藏着湿润细腻的白色脖子终于也露了出来。青葱的爷爷不敢正面相迎奶奶的一眸波光，只有在奶奶背过身去时偷看她的白脖子。仿佛某种隐秘的约定，这时，一声雷鸣传来，天空洋洋洒洒雨下起雨来。奶奶没有带伞，天网般的雨线摔在奶奶的眉上、眼上、耳上、唇上，很快濡湿了奶奶的全身。爷爷鼓起勇气，把自己的伞盖到了奶奶的头上。耳边传来雨打芭蕉的缠绵，传来快速掠过的鸟音。细细的雨滴柔柔跌落碧绿的河面，奶奶情窦初开：“雨滴滴落河水，水面一圈圈的，真好看。”爷爷稚气未消，顽皮地说：“像极了人的肚脐眼。”慢慢地，雨小了些，天地朦胧，人与河之间的距离拉远了，河似乎睡眼惺忪，它紧紧地搂着鸭崽睡，搂着鱼儿睡，搂着河边的水草睡。半晌，雨息了，河却没有马上醒过来，河面情情浮起一层薄薄的轻纱，渐渐地幻化成婷婷袅袅的水雾，丝丝缕缕地在河面上游移、弥漫。好一阵子，天空才眉清目秀起来，河那飘逸的身姿和妙曼的曲线展示了出来。一帧水墨丹青的河汉画轴，流进了爷爷奶奶的眼帘。此时此刻，伞成了爷爷手中的花朵。爷爷赶紧把这花朵送给了奶奶。

 爷爷说：“春雨是甜的。”奶奶进一步纠正说：“春雨的味道各种各样。有时是甜的，有时是酸的，有时是苦的，由气候和人的心境决定。”“春雨滴落你的长发，是甜的。”爷爷贴近奶奶轻轻耳语。

 春倩人忙。次年谷雨，爷爷和奶奶相约到后山的竹林里挖春笋。在这众物勃发的春天早晨，那大片大片的竹林里弥漫着 一股氤氲之气，气变幻着，不一会就连缀成一条飘逸的巨大丝巾，轻盈地缭绕在一条翠簪竹的

 竟是哪一点没有想过。

 正月十五的元宵吃过了，正月十六我们就要上学读书去，像往常一样过着在校寄宿的生活。我的同龄人菊芹却没有背起书包与我一同去上学，他要跟春龙到福建去打工，想象着菊芹经过努力，会在年底带着一万元现金回家的时候，读初中二年级的我心里痒痒的。我家穷，买牛肉都没有超过十斤。我也要跟春龙出去打工挣钱，要挣上万元改变生活。带着这样的想法，我离开了学校，我要回家告诉母亲。当我低头走至半路，正巧碰见母亲她从刘家湾的表伯家回来。见到我，她一脸疑惑地问：“你今天回来，学校不上课吗？”“上课，可……我不想念书了，我要出去打工。”听到这话，母亲当时就伤心地流下了眼泪。半晌，她说：“家无论怎么穷，也不需要你现在出去打工，你得上学去！”母亲的态度坚决如铁。我们母子一前一后，各自打着一把雨伞，春雨在伞外绵绵不绝，母亲没有更多劝说的言辞，走到家，她收起雨伞径直走进灶屋，从瓦罐里摸出两个鸡蛋，生火，要煮鸡蛋下面条给我吃。她知道，临近中午，她的儿子一定饿了。她把柴禾塞进灶膛，我看到火光映照在她脸上，映照着的她的泪珠，浑浊。我站在灶台边，仍然坚持着我的想法：“我不想念，我要出去！”“你如果不念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，我就去死！”母亲带着哭腔。我心猛地一惊，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

 在灶屋里，母亲向我哭诉着她辛酸、哭诉着她她如何不容易，她唯一的愿望只希望我好好地听她的话，好好读书，她懂得读书是农村娃跳出农门的唯一机会。屋外，雨水顺着黑小瓦沟滴落下来，滴在屋檐下，滴滴答答如泣如诉；屋内，母亲泪如泉涌。现在回想，她流下的眼泪，成分就有复杂！她既希望家境很快好起来，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顺利地在学业上走出一条新路。在熊掌与鱼翅不可兼得的情形之下，经过一番权衡，她最终作出了选择：宁可自己受苦，也要让儿子完成学业。

 也就是在那年，我看到春龙和菊英挤上了一辆三轮卡车，还有菊芹。听说，那辆三轮卡车上载的全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，他们到这县城以后，又要汇入更多的人流中，像春天河渠里的雨水，最终落脚在南方，充当着南方的城里人。也就是从那以后，村子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，他们成群结队出去挣钱，用血汗助推着异乡城市的发展，在职场上苦苦打拼，挣得或多或少的钞票，一年一年抬高着自家生活标准。据说有的还在城里买了房，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。事后听到这些，从读书通道落户进城的我，真的为他们感到由衷高兴。

 岁月有序，日子向前。时下，城乡的发展愈发彰显着人们生活的幸福，提升着人类的文明，一如这春天里的河水，上涨着上涨着，向着高岸浸润河岸，默默地繁茂着草木、养育着生命、映照 着蓝天白云。

说与桃花听（小说）

■孟燕山

 我与桃花相爱并非在春天的桃花里，而是在碧水悠悠的秋天里。

 那年，公社安排在香花大队里搞民兵训练，桃花便是其中一个。

 香花是一个与祁阳石鼓源交界的村，也是我富贵靠边的村了。这里与南岭山脉与共，才使得山洞里的溪水四季长流，又使得这水异常的清爽和冰凉，悠悠绵长，好不使人洗心革肺的。这支水与石鼓源的一支水相会，便形成了优美的香花河。然而这还不全是最美的，美的还要数漫山遍野的森林，美得只有鸟的啁啾，或有人从山上背着野生东西下山脚步沾泥的声音，在薄薄的青雾里有如人间仙境。

 那时没自来水，操练完的我们洗澡就得去香花河里去。桃花她们女孩子则用脸盆盛着衣服在河里洗，少女们的英姿倒映在清澈的河水边，不免让我想给她们配一首音乐，一定比电影里的风景不会逊色。我特别喜欢桃花那白白的脚，站在水里，分外让我去想很多。

 后来出操排队的时候，我总喜欢排在桃花的后边，因为可以近距离看她。有时她会把辫子挽在脚小腿以上，让我看见她白白的健美的腿，有时也会让我看到她露出一点点背和颈部来，让我更有不安和有所冲动。

 正因为有了冲动，有时候，她不去河边洗衣服，我便可以瞅准机会从河里提来水，给她洗衣服，我便可以蹲下看她搓衣服的优秀动作。

 水提的次数多了，她更加愿意让我看她洗衣服，她洗时尚的内衣也让我看了。我有时候也会问哪里买的，小衣服怎么这么好看？她会告诉我，哥哥在北京读书，北京的嫂子带回来的。这又让我有了对她多了一份崇敬与不安，我又觉得自己在“北京”这个词里渺小了许多。怪不得桃花与其他孩子不同。

 水我继续提，提了后，倒没有以前那么敢对桃花说话了，甚至也有了不敢提水的想法了。因为我继续提水，那便是我的不纯洁，我对桃花应该是无所想才对，我似乎觉得我不配。

 于是，我便隔三岔五提点水，有意疏远她，好让桃花不要插在我这堆牛粪上。

 由于习惯了等我提水，或许还有其他的缘故，桃花对我似乎是有 了依赖。

 有时，我躲在一边看，桃花会守着洗衣的脸盆等我提水来，她的心很急切，眼睛也总是望向远处经常出现的我。于是我会飞快地提水到她的身边，又装作平静的样子。

 有时，她等不来我提的水，会异常地失落和不安。那一天，我见桃花等我提水的样子，我只好从屋檐角边把水提给她。然而她却沒有看我，而是在一边倒水洗，一边流着泪。我慌了神，我没有手绢，匆忙地用手去擦拭桃花的眼泪。我们两人都好愕然，可桃花的眼泪更多了，她都有种想抱着我哭的感觉。

 晚上，月亮升起老高的时候，我悄悄地约桃花出来走走。我怀疑她会带其他女孩子一起出来见我，然而她没带，这让我特别兴奋。

 这是一条茶子山里的小路，在月光的照耀下显得静谧而幽深，正好符合了我的悠长心思，这可以让我与桃花往前走，走得更加远。

 桃花说：“你干嘛这么对我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，我的心对你一直是澎湃的，只是我有了迷茫。”

 桃花说：“你迷茫什么嘛？”我迟迟不好回答，也不敢回答，怕她说我懦弱。她急了：“告诉我，告诉我呀！”

 我只有说：“桃花，我爱你，你的美丽，你的家境，还有远在北京的哥都让我不敢，我怕我配不上你，给不了你最好的，如果给不了你最好的，那是我自己都无法接受的。”

 桃花说：“你对我不了解。我父母有六个孩子，我就是女儿。家境并不好，倒是一家人就宠我一个人。我哥是我哥，这与你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这几天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见到你给我提水，有时等得我心凉了似的，又像心被人挖了去似的。你知道吗？你招惹了我，我的心被你走了！”

 我说：“我也是，我总是躲在不远的地方看你，看你是否也像我一样迷茫和无助，见到你那等我的样子，我心都碎了！”

 桃花说：“你以后再也不准这样子了，好吗？你再是这样子，我会死的！”

 我傻傻地回答：“嗯。”我们不敢牵手，更不敢拥抱，就这么坚定地朝前走，沙沙的茶树叶摩挲着响，送来习习的风，月光也格外地亮，照着桃花那美丽的身影。

 后来，桃花告诉我，她是在春月桃花盛开的时候生的，所以叫桃花。